夜谈

现在，我们要集中于游戏大师最后几年时光了，这时刻促使他决心离开自己的职位和游戏学园，跨进另一种生活领域。尽管直到辞职的那一片刻，他始终以堪称楷模的诚实态度忠于职责，尽管直到告别的那一天他始终受到学生和同事们的爱戴和信任，我们仍然放弃了继续叙述他任职的情况，因为我们已发现一种目标，心灵深处转向了另他内心厌倦这一职位。他对扩展公务可称鞠躬尽瘁，他转变努力方向，必须作为一个离弃传统的、服从秩序的伟大人物，踏上那条无人涉足，无现成经验，更没有人引领的新路，无上的力量的存在是他虔诚的信仰。

当他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便冷静而细心地审察自己当前的处境和改变这一处境的可能性。他以不同寻常的年龄登上了职位顶峰，那是任何一位有才能有抱负的卡斯塔里人都认为值得奋斗的目标。登上这一高位几乎是违反他本身意愿的强求既非出于野心，也非出于努力，最适合他，也是他个人的最大愿望是过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没有公务责任的自由研究生活，我们发现他并不重视高位所能够带来的种种权利，上任不久他似乎便厌倦了这类荣誉和特权，尤其表现在他始终视最高行政当局的政治管理工作为沉重负担；虽然他总是凭心尽力，甚至连他的本职工作，特别是那项最独特的培训最优秀精英人才工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虽然也曾让他偶尔感到喜悦，这批精英分子也十分钦佩他，然而到后来他感到责任多于快乐。倒是教书和教育真正让他获得喜悦和满足的，从中他还获得了这样一种经验：学生的年龄越小，他在教育中得到的快乐和成果也就越大，因此他常常怅然迷惘，因为本职工作交给他的没有少年和幼儿，而只有青年和成人。

当然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及华尔采尔本身的若干景况持有怀疑和批判态度，他在长期的任职过程中还产生了许多思虑、总结经验和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觉得大师职务有碍于最有成效地扩展自己才能。他所怀疑的东西，有些我们已经熟知，有些则是我们的揣测而已。至于下述种种问题：游戏大师克乃西特想按照自己的愿望从事不太显著的工作，而力图逃离官职，对不对？他批评卡斯塔里处境的究竟是否正确。人们应当视他为勇敢的战士和一个先驱者呢，还是视他为一个某种类型的叛徒或者甚至是开小差的逃兵？这一长串问题，因为已有过太多的争论。我们不打算再探讨，在华尔采尔地区，曾因这一争论使整个学园分裂为两大阵营，导致一个至今仍未弥合的伤痕。对这位伟大的游戏大师我们虽然怀着深深的敬意，却不愿意在这类争论中产生任何偏见。事实上对于约瑟夫·克乃西特其人及其生平等诸多分歧，最终将出现，是的早就开始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判断，这正为我们的揣测。因此，我们不愿批评或改变往下的叙述，而一如既往地尽可能忠实写下我们敬爱的大师最后阶段的历史。不过确切地说，我们记述的并非纯粹的史实，而是一种由真实的材料和口头传闻糅合而成的报道文字，一种阡陌的传统就像是各个支流的泉而成的泉水，如今灌溉学园中我们这一代人。

在约瑟夫·克乃西特开始思索如何才能够走上一条自由的道路时，意外遇见了一个曾经很熟悉，却已几乎完全忘记的人，那人就是他青年时代的对手和朋友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这位是前辈人曾对卡斯塔里有过帮助古老家族的后裔，年轻时在精英学校当过旁听生。如今既是议员先生，又是一位政论作家，已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有一天因为公务出现在学园宗教团体当局的会议上。我们知道负责卡斯塔里财政工作的管理委员会每隔数年改造一次，这位特西格诺利恰好被选为本届的委员之一。当他碰见了玻璃球游戏大师。第一次以委员身份出席在希尔斯兰教会组织会议室举行的委员会议时不仅给克乃西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产生了严重影响。

我们现在涉及的那次会面情况，部分得自德格拉里乌斯，部分得自特西格诺利本人，在我们不十分清楚的克乃西特这一段后斯生活里，他再度成了克乃西特的朋友，应当是知心密友。

分离十年后他们重逢于他人的介绍之下。按照常规会议主持人向大家介绍新当选的委员会成员，克乃西特听到特西格诺利的名字因为自己未能一眼便认出阔别多年、模样有点改变的老朋友。大吃一惊，甚至惭愧。克乃西特立即改变态度，亲切地伸出右手，免除了一切虚礼客套，审视着对方的脸容，试图寻找出老朋友的变化来。会议过程中，克乃西特的视线也常常停留在这张曾经非常熟悉的脸上。此外，因为特西格诺利尊称他为大师头衔，使克乃西特希望恢复青年时代惯用的叫法不得不两度请他改变称呼，直至他改口为止。

在克乃西特记忆中，普林尼奥是个性格奔放、开朗健谈、光彩照人的青年，他既是优秀学生，又是世家子弟，因此自感

优越，常常逗弄嘲笑他们脱离世俗生活的卡斯塔里的其他少年当时他却心怀坦荡，也许有点儿虚荣，绝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再加上他优雅的外表，自信的举止和高贵的气质因而引得许多同龄人的好感，拥戴。数年后，克乃西特在普林尼奥即将结束学习生涯之际，又见了他一次，发现对方似乎完全丧失了以往的魅力，又肤浅，又粗俗，这使克乃西特很失望。直接导致两人冷谈的分手。

现在的普林尼奥似乎完全丢弃了年轻时的活跃精神，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似乎统统失落了那擅于交往、争论那种积极、好胜、外向的性格。事实也是如此，譬如遇见老朋友时他只是注视着对方，绝不会主动先打招呼，又如他对朋友不用早年的称呼，尊称大师，在勉强接受了克乃西特要他改换称呼的请求，就连他的目光、举止、谈吐方式，甚至脸上的神情都大大改变了，他变得沉默和拘束了拘谨和沉闷取代了从前的好斗、坦率和热情，也许是一种工作过度的现象，抑或只是厌烦而已。他的青春魅力消褪了，不见了，从前那种肤浅、虚浮的特征也同样消失了。现在痛苦，深深地烙刻在他的整个身形甚至是脸上又绝望又高贵。

我们参与着会议的玻璃球游戏大师，却不由自主地思索着眼前的现象，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居然把一个天性活泼、潇洒、生气勃勃的快乐青年变得如此压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克乃西特越是沉潜于揣摩探究，便越同情这个痛苦的人揣测那必定是一种自己不曾了解过的痛苦，同情与友情让他感到自己好似对青年时代朋友的痛苦名有罪责汇聚成一种隐隐的感觉，负有罪责，甘愿做出补偿。

对普林尼奥的痛苦原因克乃西特进行了若干假设，又随即

一一推翻在此之后，有一种想法出现在他的脑际：这张脸上的痛苦表情不属于卡斯塔里范畴，似乎是一种高贵的、悲剧性的痛苦，他回忆起在外面世俗世界人们的脸上好象见到过类似的表情，虽然没有现在这般显著和迷人。也让他联想到在古代的肖像和雕像上曾见过类似表情，或曾在一些学者或者艺术家的作品中读到过这种一半出自病态一半出自命运的悲哀、孤独与绝望的感人的表情。我们这位游戏大师既具艺术家的细腻感觉深入人们内心秘密的，又具有擅长把握多种性格的教育家的清醒头脑，在他看来，人人脸上无不具有一定程度面相学上的标志，他却可以熟练地直觉感知，虽然无法归纳成体系。例如他可以区别卡斯塔里人和世俗人的各各不同的大笑、微笑和愉快表情，同样，他也能区别他们各自特有的表达痛苦和悲哀的方式。他断定在特西格诺利脸上真真切切地显示出一种最强烈最纯正的悲哀这种世俗人的悲哀表情，而且，似乎有意体现无数人的内心痛，有意成为无数张脸的代表一般。

这张脸被克乃西特困惑，深深打动了他。他觉得把自己失落的朋友世俗世界重新送回来，并做了一件有价值的好事，让普林尼奥和约瑟夫分别代表世俗和教会，像往普学生年代辩论时各占一方一样。克乃西特觉得，更为重要、而且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世俗世界送给卡斯塔里的这副阴霾密布、孤独悲伤的脸庞是它的不幸和痛苦，早已失却它的笑声、生活乐趣、粗俗的权力和欲望，而克乃西特还觉得，对朋友的友谊反应迟疑，又带着强烈反抗心理，与其说特西格诺利想见他，倒不如说是想躲避他，当然，这情形让克乃西特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却仍不得其解。然而，无论如何，普林尼奥是他受卡斯塔里的教育的老同学，克乃西特相信自己可以挽救他，绝不会像这个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要的委员会某些其他成员那样顽固不化甚至对卡斯塔里充满敌意难以对付。事实上，人们早就知道，除了玻璃球游戏活动，他多半未曾多此之外普林尼奥不仅尊敬这个宗教团体，而且是支持游戏学园的，曾多次为其效劳。

这位玻璃球大师最终再度赢得了朋友的信赖，他采用何种办法，我们已无法精确报道。不过我们便可以设想他处理此事的方法了，人人都清楚这位大师既善解人意又亲切慈爱，克乃西特不屈不挠的追求争取普林尼奥的工作最终使得普林尼奥无法抗拒。

特西格诺利终于拗不过克乃西特的再三邀请，在他们第一次重逢数月之后来到了华尔采尔。在那一个多云有风的秋日下午，他们驱车穿行在明暗交替着的田野间，前往过去求学并结交友谊的旧地。克乃西特显得轻松愉快，他的客人则沉默无言，情绪忧郁，他们之间也忽而是重逢的喜悦，忽而是隔膜的悲哀恰似他们脚下那片刚刚收割后的田野，空荡荡忽而明亮，忽而阴暗。在学园附近下车后，他们步行在往昔共同走过的老路上，回忆着过去的同学和老师们，还想起了当年曾经谈起的话题。依照约定特西格诺利在克乃西特那里逗留了一天，观看和参与克乃西特当日的公务和工作。客人欲于第二天清晨告别，一天结束之后两个朋友便坐在克乃西特的起居室内几乎又恢复了往日亲密无间的程度，促膝夜谈。通过这一整天客人细细观察大师的日常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特西格诺利回家后立即详尽记录这场谈话。我们原封不动地照录全文如下，也许这笔记里的某些小文有碍于我们客观叙述本文，这是读者应当注意到的。

“我原计划你看许多东西的，”大师说道，“却未能完全办

到。你还记得我们的‘大师花园’和托马斯大师移来的植物吗？譬如我官邸内的可爱花园。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东西呢。真希望你有机会能够抽空来看看它们。不管怎么说，这两天来你已审视了不少往事，也大概了解我的职责和日常工作。”

“为此我十分感谢你，”普林尼奥答道，“我今天才有机会再度揣测这种教育包容的巨大秘密和探究我们学园的性质，其实多年来我常常极其热切和超于你们想象的。遥想着你们这里的一切，今天你让我亲眼察看了你的工作和生活，约瑟夫，因而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因为我现在还无法就此发表见解。但愿有机会我们经常谈谈我今天在这里所亲见的东西，另外，你待我的亲情我觉得有责任回报。我知道，你一定十分惊讶于我，前些日子的怠慢。因此，你也得看看我的居家生活，来访问我一次。不过今天我仅能向你略作介绍，让你约摸知道我的近况。坦白说吧，可算是一种忏悔吧真让人惭愧，但多少会减轻我内心的负担。

“你清楚，我为一个由一代代地主和高官构成的古老曾为国家效力，也曾替你们学园努力的保守家族。但是你看看，便让我面临鸿沟，就这一件简单的事实，我们被分割在两处！我刚才提及‘家族’一词，原本要说的以为是个简简单单、清晰明了的事情，然而事实如何呢？你们学园内的人不会想像出族系血统门第的潜戴意味，也不可能认识所谓家族家庭蕴含的巨大神秘力量，虽然你们有自己的教会组织和宗教秩序，可是你们没有家族家庭啊！我想，我们正是通过这些使用频率高的词语和概念来表达生活的意义。大多数事情我们看来很重要，你们却不以为然，你们甚至简直不能理解其中一些事情，有些同样的事情，对你们与对我们却意味着迥然不同的意义。存在着

为此大的差异，怎样交流沟通呢？你瞧，面对你，我觉得好像是个外国人，好在这个外国人说的是我年轻时曾学过，或亲自说过的话，所以还能听懂了。但是对你却不一样，我说话时，你听来却是陌生的语言，你完全无法分辨其中的细微差别和言外之意，只能听明白半数内容，甚至都没有！在你看来那是一种与你无关的人生经历和生存之道，即或大部分内容合乎你的兴趣，但仍然是陌生的，对你至多只能是一知半解。你还能记起我们那许多次学生时代争论和交谈吧。从我的角度来讲，是我的许多种尝试之一，我当时只是在进行一种尝试，试图让学园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语言上都试图沟通某些人士，你是最能接受外来事物、最善解人意、最忠实诚恳的对手。我依然记得你站出来为卡斯塔里的权利勇敢辩护，但也没有丝毫否定我的另一种世界，或者有任何鄙薄的言语，忽视它的权利，应当说，啊，我们以后还得再谈谈这个话题，我们当年走得是那么的接近啊！

随后特西格诺利低头沉思，沉浸在思索之中，克乃西特小心翼翼地插嘴说道："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不能否认，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的人相互交往，是不可能像同一国家同一语言的人彼此交往那么直截那么亲切。但是这绝不能成为我们停止友谊的理由。即或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人们，也存在着种种阻碍着人们获得完全的交往和相互谅解局限，例如文化、教育、才能以及个性的局限。由此可以看出，从原则上讲，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能与任何一个人对话，然而，我们也可以断言，真正完美无缺的相互理解和交谈。并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这同样真实的两句话就像阴与阳，白天与黑夜，都是正确的，这就要求我们两者兼顾。我还得说，当然我也不相信我们

两人之间能够彼此毫无误解能够进行完全的沟通。然而只要我们都具有良好的沟通愿望，即使你是一个西方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各说自己的语言，那么我们仍然能够进行许多交流沟通，还会相互揣摩和感受到许多言外的东西。总之我们都抱一种客观的态度试试吧！

特西格诺利表赞同，又继续往下说道：“我想先使你对我的处境有所了解，谈一些你必须知道的情况。首先，不管他是否乐意，一个青年男子的心中，家庭应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我当旁听生时，与家庭的关系始终良好。那些年，多亏了你们的关怀照料，我是家里的独子假期回家又总是受庞爱受娇惯，我很爱我母亲，每次出门旅行，唯一使我难过的事情便是和她分离。至少在童年时代，还有和你们一起度过的少年时期内，我和父亲的关系比较冷淡，不过还算可以，情况确实如此。父亲是老一辈中尊崇卡斯塔里精神的人，他认为我进精英学校并参加玻璃球游戏是他的荣耀。我每回返家度假总像在过气氛隆重的节日，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和家人仅仅在穿着节日盛装时才相互见面。当年在假日里常常我怜悯你们呆在学校无缘享受这份亲人团聚的快乐。

“我无须再多说什么你对比任何别人都更为了解我那段生活。那时候我也许有点浅薄、粗俗、浮躁几乎变成了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斗志昂扬的卡斯塔里人。虽然那时我不曾察觉，但现在想来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年代，呆在华尔采尔的时候我曾预料：我一生中的最高快乐和人生顶峰，应该在我离开学校返回故乡，借助我从卡斯塔里获得的优越性而征服外边的世界。但事实恰恰相反，离开你们之后，我的内心充满矛盾，直到现在，尽管我奋力争论，也未能如愿。因为我重新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到的那个世俗世界，也不承认我出身华尔采尔的优越性已不再仅有我自己的家族。随后，在自己家里我也立即遇到了麻烦，为这种不和谐我深深失望了。当然因为我的单纯天真，我孩子气的信仰和我的快活天性，再加上从你们宗教团体学得的道德自律和打坐习惯大大保护了我。隔了一段时期之后我才察觉自己的问题的。

“后来在大学里我专事政治研究了！大学生们说话的腔调，他们的一般教育水平以及他们的社交生活，还有一些教师们的个人素质，总而言之，一切都和我在你们中间习以为常的情形大相径庭。那里的情形太让人失望你还记得吗，当初我辨护自己世俗世界而攻击你们的世界时，曾经何等赞颂那种朴实无瑕的单纯生活吧！倘若因此我得受到处罚，那么我事实上已经遭受了。因为我一直不能如愿找到这种天真无邪的纯朴生活，这种孩子气的未受污染的纯真之人，虽然很可能还存在于农民、手工匠人中间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但是与我一直无缘，更不要说让我享受一番了。你也总还记得，我曾夸大其词地批评卡斯塔里人，嘲讽他们的森严等级礼仪和傲慢精神。如今呢，我发现，世俗世界的人缺少教养，幽默粗俗，愚蠢地局限于实际、自私的目标，却又居然藐视别人。他们天性狭隘，却自命尊贵、神圣、出类拔萃，自以为远远超出了我这个华尔采尔最华而不实的精英人才。他们有的人嘲笑我而拍拍我的肩膀，或以一般俗人反对一切陌生高尚事物的态度，公开憎恶我身上所显示的卡斯塔里特性。而我将遭受这种憎恶看作接受嘉奖一般。”

说到此处，特西格诺利止住话头，瞥了一眼克乃西特，想知道他是否厌烦。然而朋友的目光，还表明他友好地全神贯注地听着，心里十分宽慰。他看出克乃西特是在敞开心怀倾听，

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既不是将它看作闲聊，也不是看作一个有趣故事，就像在静坐默修一般真诚的用心扉来倾听。他这时还看到克乃西特的目光中一种纯净的善良愿望，是那种近似儿童的赤诚热情目光，普林尼奥心里不禁一震，因为在这同一个人的脸上他竟然看到了如此迥异的表情，他曾整整一天惊叹欣赏朋友处理繁复的日常工作和公务时的既有智慧又具权威的神态。普林尼奥如释重负地继续往下讲道：

“我的生活是否有益于人我不知道，或者只是一种误会，或者还具有一些意义。倘若是真的有意义，我也许应该这么描写：在我们时代里有这么一个现实存在的人，有一次他在一种极清楚、极痛苦的状态中认识和体验到卡斯塔里已远远背离了自己的祖国，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的祖国和那个教育学园及其高尚的精神已变得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肉体与灵魂，理想与现实，早已和他们的背道而驰了，他们多么不乐意进一步相互认识。相互的认识何等少啊！如果这一辈子我真可以有理想和使命的话，我当竭力协调这两大原则，成为两者之间的调解人、翻译和仲裁者。我曾经尝试过了，却失败了。今天我暂且先把我尝试失败的具体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当然无法向你叙述我的全部生活，即使全说了，你也未必全能理解。

由于我是来自卡斯塔里的模范学生而受到嘲弄，甚至敌视。是当年我进入大学从事研究的初期所面临的难题。相反，倒是那几位新朋友把我的精英学生身份视为荣誉的给我带来了麻烦，应当说是更大的困境。当然，我得承认，也许最大的难题在于我自以为是，想把卡斯塔里式的生活溶入世俗生活之中，想去做不可能的事。我按照从你们那学来的规则生活，似乎鞭策了我也卫护了我，似乎能够让我保持精神饱满和内心健

康，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最初确实没有感到有什么困难，觉得似乎也适合于世俗生活，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我以卡斯塔里方式绝对独立地度过自己研究年代的决心，而我不迫使走一般大学生们必走的学习道路，只依照自己的求知欲望向前行，进丝毫不考虑每一个学生发展自由和博大精神的可能性，也即让大学生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全彻底地学会一门谋生的专长。

“然而，事实证明卡斯塔里赋予我的保护不仅非常可疑，而且也颇为危险，因为我而必须以静坐保护心灵的安定并非要成为弃世隐居的灵魂平静者。我要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逼迫它了解我的目标却是征服这个世界；我还要在肯定这个世界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更新它，改良它。是的，我要竭尽全力协调。卡斯塔里和世俗世界，让他们和谐。在我经受了一些失望、争执或者激动之后，我总是沉浸于静坐潜修之中，起初确实有效，每次都能吐故纳新、松弛精神，让体力恢复到最佳状态。慢慢地，我发现，恰恰正是这种静坐入定，用这种手段培养训练性灵使我孤立了自己，在别人眼中让我成为怪物，并与之产生隔膜，而且使我无法真正了解他们。我也才真正明白，若想真正了解他们，这些世俗的人，我必须放弃优越感重新变成他们一员，甚至也不得以静修作避难所。

“当然，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较为掩饰的方法来描述我自己的变化。情况很可能仅仅出于一种简单的事实：因为我没有了老师的监督指导，没有了同学同练的伙伴，没有了华尔采尔那种保护精神的整体气氛，我便逐渐变得松懈懒散丧失了修练能力，以致陷于陈规陋习之中不能自拔。每逢良心受到谴责之际，便自欺说陈规陋习乃是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本质，让它几

分，明知只是借口，但然后便可获得周围环境的谅解。但是我不愿意否认和隐瞒自己曾挣扎和奋斗，甚至屡犯错误无法挣脱的事实，我不想对你掩饰事实的真相。这个问题是我极严肃的事情。不管我如何努力让自己重新进入希望的轨道，不管这是否仅为我的幻想，不管怎么说，总之努力之后我缍当败了。总之，世俗世界强过于我，最终慢慢将我制服，并吞噬生活，好似确切接纳了我的意见。情况竟如此，符合我们当年的论点，把我造就为世俗的模型，所具有的这个世俗世界的诚实正直、天真纯朴、健康强壮，连同他们的总体优越性你总还记得吧，都是改革前我在华尔采尔辩论中针对你的逻辑竭力为之赞誉辩护的论点。

“现在我必须提醒你一些这件事你也许早已忘记，因为它对你毫无关系的事情。然而它对我而言，不仅意义重要，而且可怕。我的大学时代结束了，我已失败，不过并非彻底完蛋，我必须适应自己的新情况，或者，我内心里始终自己视为你们的同类，并且认为，我作出的这种或那种改变和舍弃，不能说是遭受失败的结果，而是一种处世智慧和自由抉择。因而我仍然牢牢保持着青年时代的若干习惯和喜好，包括玻璃球游戏，一则因为缺乏经常训练，二则没有水平相当，甚至胜过自己的游戏伙伴，技艺也就不可能提高。也许这并无多大意义，一个人单独游戏至多也仅能够用自问自答替代诚恳严肃的对话。总而言之，我为保存自己的玻璃球游戏技艺，我的卡斯塔里精神，为了这些有价值的财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的精英学校出身如此让我不知所措，当年我有些对玻璃球游戏颇感兴趣却很外行的朋友，其中某一位要求我简略介绍游戏的格式或者分析某一场游戏的一个片断时，我常常感到，似乎面对着一种

魔术，对方全然无知。我在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曾到华尔采尔参加了一次玻璃球游戏讲习班，重临了母校和学园重见了这片田地和小城，不免悲喜交集。你当时去了蒙特坡或不在者科普海姆，这里的人把你说成一个往上爬的怪物。这个讲习班其实不过是一个为我们这类可怜的俗人和半吊子举办的暑假短训班。尽管如此，我依旧努力学习，令我引以骄傲的是课程结束时我获得了最普通的‘三等’资格，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及格证明，更是准许参加今后各类假期课程的通行证。

“后来呢，又过了若干年，我再一次兴致勃勃地报名参加你的前任主持的一届假期讲习班，我尽力作好准备工作我细细温习了以前的作业本，又复习了集中心力的练习，打算在华尔采尔显示一番。总之，我尽了最大的能力调整自己到适宜参加训练班的程度，就像一个真正的玻璃球游戏选手为参加年度大赛作准备那样。于是我又来到华尔采尔，便又感到了陌生，同时深受吸引，因为间隔了几年好似回到了一个已失落的美丽故乡，甚至连家乡话也说不流利了。这一回我如愿以偿总算与你重逢了。你还记得么，约瑟夫？”

克乃西特点点头又微微一笑诚恳地疑视着他的眼睛，却没有说话。

“好吧，”特西格诺利继续往下讲，“那么你是记得这次相逢的。但是你记起了什么呢？匆忙的会面，失望的邂逅。随后便是各奔前程，不再想起，除非几十年后有个人傻乎乎地又向对方提起当年往事。难道这会有别的什么呢？不是这样么？你还能记起什么更多的事么？”

特西格诺利情绪激动，但能看出他显然在竭力克制自己，但是，也许已经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毕竟压抑了许多

年。

“你在寻找时机，”克乃西特小心翼翼地回答说，“等一会儿轮到我的时候再说我有什么印象，我看，那次相逢让你不愉快就现在请往下讲，普林尼奥。其实，当时我也觉得不快。现在请继续往下讲，不要隐瞒当年出了什么事，全说出来吧！”

“我尽力而为，”普林尼奥表示同意。“当然我不是想指责你。我必须承认你当年对我的态度简直可以说客气极了无可指摘，这许多年后，我这回竟接受你的邀请来到华尔采尔，真是预料不到。这回我决心把从前那场经历同你说说清楚，不管后果是否愉快。自从第二次参加假期讲习班后，是的，直至被选为卡斯塔里管理委员会委员之前，便不曾踏上此地，现在我就全盘托出吧。那时来参加暑期班，我被安置在客房里。参加者有几个人甚至比我还年长许多岁，几乎都和我年龄相仿。我想顶多是二十人左右吧，大都是卡斯塔里内部的人，可是这些人要么就是些初学的生手，一心只想来见识一下而已。要么是些懒散、差劲的糟糕玻璃球游戏者。好在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心里总算轻松一些。辅导我们讲习班的教师，是档案馆的一位助理，尽管待人也极客气工作很努力，然而从一开始讲习班的总体气氛就给人一种受惩罚的感觉。一种二三流的印象对短训班的意义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这些偶然凑在一起的学生一无所知，而他们的辅导教师也缺乏信心——只是参加者谁也不愿承认。人们也许会惊讶，为什么这批人要集合在一起，花时费力，自觉自愿地从事他们既不擅长又缺乏兴趣的事情，同时一位技艺精湛的专家，为什么仍给他们安排明知不可能有多少成果的游戏实习孜孜不倦地加以指导。我当年并不清楚，很久之后才从一位有经验的玻璃球游戏选手口中得知，倘若我遇上另外一批

学员，也许会受到促进和感动，甚至大受鼓舞呢。这全因我运气不佳进了差班。后来又得知，每个讲习班上，凡是有两位能够彼此熟悉而且友好的参与者互相激励时，那么全班学员乃至教师就可能被带动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个道理你必然懂得你是玻璃球游戏大师。

“可惜我的运气太坏。我们那个偶然凑成的小组没有丝毫温暖气息缺乏生气，更说不上欣欣向荣的气氛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整个水平只够得上为少年儿童办的一个补习班而已。我的失望与日俱增我的游戏课程虽然失败，我仍应该庆幸自己有机会返回母校和许多老同学叙旧，也许还会遇见我最想念的老同学，那位在我眼中最能代表卡斯塔里的人物——你，约瑟夫呢，因为除了玻璃球游戏之外，还有这片又神圣又令人惬意的华尔采尔土地供我留恋。如果我步行穿越美丽的学园时邂逅几位学生年代的优秀人物我能够重逢几位以往的青年伙伴，如果，尤其是也许会再度接近你，而不是像我在卡斯塔里外面那样自问自答能够像从前那样倾心交谈——那么也不必再介意课程失败等诸如此类倒霉事了。我也可算不虚此行了。

“在路上我最先遇到的两个老同学是泛泛的普通学友。他们愉快地拍拍我的肩膀，打听我在世俗世界生活的奇闻轶事，提了一些幼稚问题。接着遇见的几位，他们是游戏学园里年轻一辈的精英分子，就不那么容易应对了。只是用你们神圣殿堂里的人士与人迎面相逢，无法回避时惯用的手法。一种近乎谦下、有点夸张的姿态向我问候致意，这是他们这种举止清楚表明他们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正忙于重要事务，更不用谈与我重叙往日的友情。我当然不想勉强他们，我不打扰他们好了，让他们静静地停留在威严崇高的、嘲讽市俗的卡斯塔里世界

里。我就像一个囚犯透过铁窗望向自由天地远远遥望着他们安然自得地打发日子，或者像一个饥寒交迫的穷人张目凝望那些生活优裕，有教养，营养充足，贵族与富豪，看他们漂亮潇洒，容光焕发的外貌。

“最后当作出现，约瑟夫，我脑海里浮现出新的希望满心欢喜。你正穿过庭院，我在你身后从步态上认出了你，终于见到了有思想的人，立即叫出了你的名字。我心里暗暗思忖，可能是朋友，也许是敌手，但总是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人。确实这个人是彻底的卡斯塔里人，只是还没有被凝成一副面具和盔甲卡斯塔里精神。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且善解人意！当时你也极其殷勤和有礼貌地转身朝我迎面走来，你必定看出我多么高兴，又对你寄托着多大希望。你依然记得我，再度见到我的脸使你愉快，我对你也非泛泛之交。因此我们并不在庭院里得短暂而快乐的问候告一段落，随后你还邀请了我，你为我奉献、牺牲了一个傍晚。但是，亲爱的克乃西特，那个傍晚是怎么啦！多么无聊乏味的谈话啊！我们尽力显得谦逊，我们两人都受尽了折磨，客气到了近乎公事公办的程度，我们艰难地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别人对我冷淡倒还罢了，这种心力交悴的叙旧之举才真正让人痛苦呢！和你相会更加糟糕，那个傍晚终于使我的幻想彻底毁灭。它无情地向我宣告，我不是卡斯塔里人，不是宗教阶层中的一员；我不是你们的同伴，我不追求你们的目标；我只是一个令人厌烦的愚蠢的俗人，一个缺乏教养的外人。然而一切失望和不耐烦都掩藏在完美的面具之后，这一切都是用无可指摘的彬彬有礼的举止表现的，对我而言，这才是最糟糕的结局。倘若你斥责我，有意为难我说：‘你是怎么搞的，朋友，怎么堕落成这样？’也许倒会打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